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十一日

清議報



第一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一冊目錄

本舘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清議報敘例

本舘論說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任公

論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　任公

支那近事

戊戌政變記　任公

第四篇　政變前記

第壹章　政變之總原因

第貳章　政變之分原因

寄書

與支那有志諸君子書　東亞同文會員某君

外國近事及外議

西報譯篇　朗秋

東報譯篇　浿浿一夫

譯印政治小說序　任公

政治小說佳人奇遇卷一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戊戌八月國變紀事四首　更生

文信國日月星辰硯歌并敘　譚嗣同

與黃老賢四首　譚嗣同

本報所刊支那哲學新論今因限於篇幅下期方錄

橫濱清議報敘例

嗚呼我支那國勢之危險至今日而極矣雖然天下之理非剝則不復非激則不行輓近百餘年間世界社會日進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勢抑之愈甚者變之愈驟遏之愈久者決之愈奇故際列國改革之始未嘗不先之以桎梏刑戮干戈之慘酷吾嘗縱觀合衆國獨立以後之歷史凡所謂十九世紀之雄國若英若法若奧若德若意若日本當其新舊相角官民相爭之際無不殺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後起赴湯蹈火者項背相望國勢岌岌危於累卵不絕如綫始則陰雲妖霧慘黯蔽野繼則疾風暴雨迅雷掣電旋出旋沒相搏相擊其終乃天日忽開赫曦在空和風甘雨扇皂羣類世之淺見者徒豔羨其後此文物之增進民人之自由國勢之浡興而不知其前此拋幾多血淚擲幾多頭顱以易之也我支那數千年來義俠之風久絕國家祗有易姓之事而無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聞有因國政而以身爲犧牲者是以民氣嗒然不昌國勢薾焉不振日澌月削以至於今日而否塞極矣善夫烈士譚君嗣同之言也曰世界萬國之變法無不經流血而後成中國自古未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嗚呼吾聞譚君之言始焉而哀終焉而喜蓋我

支那數十年以來正如嚴冬寒冱水澤腹堅及有今日之事乃所謂一聲春雷破蟄啓戶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仆後起以扶國家之危于累卵者安知二十世紀之支那必不如十九世紀之俄英德法日本奥意乎哉乃者三年以前維新諸君子創設時務報於上海大聲疾呼哀哀長鳴實爲支那革新之萌蘖焉今茲政變下封禁報館之令揆其事實殆與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間歐洲各國之情形大畧相類嗚呼此正我國民竭忠盡慮扶持國體之時也是以聯合同志共興清議報爲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嗚呼我支那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當共鑒之我黃色種人欲圖二十世紀亞洲自治之業者當共贊之今將本報宗旨規例列左

宗旨

一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二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三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四　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規例

一 本報所刊錄約分六門

一 支那人論說

二 日本及泰西人論說

三 支那近事

四 萬國近事

五 支那哲學

六 政治小說

二 本報每月發刊三次以陰曆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發行每次於發行前五日定稿

三 報中所登支那人論說係由本館自聘之主筆撰述其日本及泰西論說則由寄稿或譯稿采登各國志士如有關心支那大局惠賜大稿者請於每次定稿之前惠寄必當照錄

續變法通議　任公

余於丙申之秋。始爲變法通議。登於時務報。冀我后我大夫。或賜采擇。則芻蕘一得。未必無流壤之助。雖然。擧世墨墨。外患逐逐。全局岌岌。當余之言之。豈敢望其遽見施行哉。乃未及兩載。而學校科擧之議。已一一著諸功令。且並有草莽臣所未敢言。而聖天子已毅然而行之者。嗚呼。是豈丙申夏秋間所及料也。諺曰。雞鳴而天曉。鳴之時未必即曉之時也。然聞之者知其去曉不遠矣。方今朝局一變。頑燄復熾。其艱難視丙申間殆十倍焉。雖然。嘐嘐之聲。徧滿寰區。杲杲之影。已浴桑海。忽焉一旦赤輪吐於地平。光明照於大地。亦意中事也。用更綴述所懷。續成前作。明夷待訪。期以歲年。光緒戊戌十月任公自記。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變法通議外篇一 續時務報五十冊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於今日。凡數萬年。相爭相奪。相搏相噬。遞爲強弱。遞爲起滅。一言以蔽之曰。爭種族而已。始焉物與物爭。繼焉人與物爭。終焉人與人爭。始焉蠻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繼焉文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終焉文明之人與文明之人

爭。茫茫後顧。未始有極。嗚呼。此生存相競之公例。雖聖人無如之何者也。由是觀之。一世界中。其種族之差別愈多。則其爭亂愈甚。而文明之進愈難。其種族之差別愈少。則其爭亂愈息。而文明之進愈速。全世界且然。況劃而名之曰一國。內含數箇小異之種。而外與數箇大異之種相遇者乎。

夫世界之初起。其種族之差別。多至不可紀極。而其後日以減少者。此何故乎。憑優勝劣敗之公理。劣種之人。必為優種者所吞噬所朘削。日侵月蝕。日澌月減。以至於盡。而世界中遂無復此種族。蓋地球自有人類以來。其蹈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雖然。追原有生之始。同是劣種而已。而其後乃能獨有所謂優種。以別異於羣劣種。而戰勝於他種者何也。數種相合。而種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廣。則其改良愈盛。而優劣遂不可同年而語矣。夫世界種族之差別。必日趨於減少。此自然之勢也。而所以減少差別之法。不外乎澌滅與合並之二者。非優則劣。非勝則敗。苟不改良。必致滅亡。無中立之理焉。有統治種族之權者。當何擇也。

今且勿論他洲。勿論他國。先以支那論之。在昔春秋之間。秦楚吳越。皆謂之夷狄。而

巴蜀滇桂南越。至秦漢間猶謂之羌。謂之西南夷。夫夷狄之稱何自起乎。蔑視異種人之名耳。今夫秦今之陝西。楚今之湖南。吳今之江南。越今之浙江也。巴蜀今之四川。滇今之雲南。桂今之廣西。南越今之廣東也。當時皆與中原之人異種。互相猜而不相通。無以異於今之滿漢也。自漢以後。支那之所以漸進於文明。成爲優種人者。則以諸種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並存。就今日觀之。誰能於支那四百兆人中。而別其孰爲秦之戎孰爲楚之蠻也。孰爲巴之羌滇之夷也。反之則春秋以前。雜居於內地者。有所謂潞戎徐戎萊戎淮夷陸渾之戎。有所謂赤狄白狄長狄。其種別之繁。不可數計。今無一存焉。則以劣種戰敗。而澌滅以至於盡也。今猶有苗種獞種猺種等。與優種人錯居而不相合。然其殘喘殆亦不可以久矣。何也。不合則必爭。爭而必有一敗。而勝敗之數。恒視其優劣以爲憑故也。今夫滿人與漢人。孰爲優種。孰爲劣種。不待知者而決矣。然則吾所謂平滿漢之界者。爲漢人計乎。爲滿人計耳。

或曰。如子之言。則自五胡北魏遼金元以來。游牧之種。狎主中夏。而蒙古之兵力。東轄高麗。北統俄羅斯。西侵歐洲。南呑緬甸越南。迫印度阿剌伯。回回之種。撫有希臘

羅馬西班牙印度之地。峨特狄打牲之種。亦曾蹂躪半歐。然則優勝劣敗之說未可憑。而子所憂者特過慮耳。荅之曰。不然。夫種戰者非决於一時而已。其最後之勝敗。往往戰於數百年以前。而决於數百年以後。彼洪水前之時。主持世界者爲巨鳥大獸。人生其間。其勢固不足與之敵。徒受其殘暴而已。而其最後之戰。人卒能勝禽獸者。則用智與用力之異也。故世界之進化愈盛。則恃力者愈弱。而恃智者愈强。俄之能逐蒙古。西班牙之能逐回部。希臘之能反土耳其。皆其證也。故即使以數百年前。滿洲强悍之人種生於今日。猶不能安然獨立於競智諸强國間也。况如今之滿人者。强悍之氣已失。蒙昧之性未改。而欲免朘削澌滅之禍。其可得乎。

夫以黃色種人與白色種人相較。其爲優爲劣。在今日固有間矣。至其末後之戰。勝敗如何。則未能懸定也。雖然。欲種戰之勝。必自進種改良始。而支那之人數。實居黃種十之七八焉。然則支那之存亡。係於黃種之勝敗。而宰治支那者。甯忍置全種數百兆人於死地。聽其永永沈淪。永永糜爛。而不以易其一日之歡娛富貴。徒認漢人爲異種。爲不利於己。而不知更有異種之大不利者。過此萬萬也。是則旁觀所代爲惕息。

而局中人所宜痛哭流涕者也。

今試言滿人他日之後患。抑壓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發。遂生大動。全國志士。必將有米利堅獨立之事。有法蘭西西班牙革命之舉。彼時滿人噬臍無及。固無論矣。即不然。守今日頑固之政體。不及數年。必受分割。分割之際。會匪乘起。暴徒橫行。政府之威力。既不能行於地方。則民皆將任意報其所仇憤。其他吾不敢知。而各省駐防之滿人。其無噍類也必矣。分割以後。則漢人滿人雖同爲奴隸。然漢人人數太多。才智不少。尙可謀聯合以爲恢復獨立之事。滿人則既寡且愚且弱。雖不遭報復于漢人。亦長爲白種之牛馬而已。且漢人之農者工者。其操作最勤。其價値甚廉。他日全地球力作之業。尙藉漢人爲一轉輪之紐。而南美非洲太平洋未闢之地。皆賴漢人以墾之以實之。故漢土雖分割。而漢人仍可以有權力於世界之上。即受鈐制。而終能以自存。若滿人則數百年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全部五百萬人。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一旦分割。政權財權兵權三者。既歸白種人之手。彼時欲求一飯之飽。一椽之安。可復得乎。然則滿人所自以爲得計者。正其自取滅亡之道。眞所謂

醫渴而飲鴆者也。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

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爲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爲君者何在乎。爲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既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爲誡者。既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之垂簾。皆因嗣君之幼冲。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復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爲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皇上即位既二十四年。聖齡已二十九歲矣。臨御宇內。未聞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罷。數月以來。乾斷睿照。綱擧目張。豈同襁褓之子。猶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於訓政何哉。且彼逆后賊臣之設計。固甚巧矣。廢立之顯而驟者。天下之人皆得誅其罪。廢立之隱而漸者。天下之人皆將受其愚。今夫瀛臺屏居。內豎監守。撤出入之板橋。減御膳之品物。起居飲食。不能自由。如此則與囚虜何異。既已囚虜矣。而猶告天下曰。吾非廢立也。天下之人亦從而信之。嗚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皇上所親愛之妃嬪。則撤

其簪珥。施以杖刑。不許進見。皇上所舊用之內監。駢殺夷戮。無一存者。欲食雞絲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人非木石。受此怨毒。豈能久存。環顧廷臣。無一心腹。幽囚別殿。無復生人之趣。昔雖無病。今亦當命在旦夕矣。況復下硝粉於食品。行無形之酖毒乎。倘他日或有大故。則逆后賊臣。且將以久病升遐告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將信之乎。嗚呼。是亦全無人心而已。吾以爲海內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則宜於今日而與討賊之師也。海外各國。如有恤友邦之難者。則宜於今日而爲問罪之舉也。使今日而不討賊。不問罪。則雖他日 皇上被弒。吾知其亦必無問罪討賊之人也。何也。今之不討賊不問罪者。因信逆賊之言。以爲非廢立也。然則他日亦必聽逆賊之言。以爲非弒君也。嗚呼。痛哉痛哉。何我 皇上之寃慘至於如此其極也。何天下之人之全無人心至于如此其極也。

或又問曰。子言誠哀矣。然讀八月初六日上諭。則西后之垂簾。實 皇上所懇請。天下之人。雖欲討賊問罪而無辭也。答之曰。子不讀漢獻帝禪位曹丕之詔乎。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歷代篡弒者。皆循玆軌。然則可謂曹丕

之踐阼。實由漢獻之懇請乎。嗚呼。爲此說者。非大愚即大悖耳。或又問曰。皇上之賢。逆后之罪。既已聞命矣。然中國之立君。無有憲法。惟意所欲而已。今西后雖篡位矣。而討賊問罪。猶爲無辭也。答之曰。中國之政。向來奉聖經爲準衡。故六經即爲中國之憲法也。書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禮言夫死從子。又言婦人不與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與莊公之念母。然則母后臨朝。爲經義所不容。有明證矣。論語。君薨聽於冢宰。尋常幼帝之立。母后臨朝。猶爲六經所不取。況今日之實爲篡逆乎。且支那人向來所信奉。常引爲政治之準的者。六經之外。則朱子之書。朱子綱目。於北魏胡后之事。則大書胡太后弑其君。於唐武后之事。則大書帝在房州。皆與今日之事。若合符節者也。

戊戌政變記 政變記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將第四篇登于報中

任公

第四篇 政變前記

第一章 政變之總原因

政變之總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與　皇上積不相能久蓄廢立之志也。其二由頑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后之事。既詳前篇。今更紀頑固黨之事如下。

數年前。英國駐北京公使某。常語醇親王云。貴國之兵太不足恃。方今外患日迫。何以禦之。盍早圖矣。醇親王曰。吾國之兵將以防家賊而已。非以禦外侮也。英公使喟然而去。大學士軍機大臣剛毅常語人曰。改革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也。吾有產業。吾甯贈之於朋友。而必不使奴隸分其潤也。此二語京師之人所共聞也。吾今有一言告於讀此書者。若不能知滿洲全部守舊黨人之心事若何。則醇王與剛毅之二語其代表也。

去年湖南巡撫陳寶箴。擬在湖南內河行小輪船。湖廣總督張之洞不許。曰中國十八省。惟湖南無外國人之足跡。今一行小輪船。則外人將接踵而至矣。陳詰張曰。我雖

不行小輪。甯能禁外人之不來乎。張曰。雖然。但其禍不可自我當之耳。若吾與君離湖南督撫之任。以後雖有事而非吾兩人之責也。於是小輪船之議卒罷。去年之冬。德人踞膠州。歐洲列國分割支那之議紛起。有湖南豪傑某君謁張之洞。詰之曰。列國果實行分割之事。則公將何以自處乎。張默然良久曰。雖分割之後。亦當有小朝廷。吾終不失爲小朝廷之大臣也。湖南之豪傑拂衣而去。吾今又有一言告於讀此書者。若不能知支那全國二品以上大員之心事如何。則張之洞此兩語其代表也。

嗚呼。張公固大臣中之最賢。而有聞於時者也。然其言猶若此。況其他出張公之下數等者乎。故今綜全國大臣之種類而論之。可分爲數種類。其一。嚌然不知有所謂五洲者。告以外國之名猶不相信。語以外患之危急。則曰此漢奸之危言悚聽耳。此一種也。其二則亦知外患之可憂矣。然自顧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風燭殘年。但求此一二年之無事。以後雖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見矣。此又一種也。其三以爲卽使吾及身而遇亡國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尙在。則吾之富貴一日尙在。今若改革之論一倡。則吾目前已失舞弊之憑藉。且自顧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見退黜。故出死力以爭之。終不以

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此又一種也。嗚呼。全國握持政柄之人。無一人能出此三種之外者。而改革黨人。乃欲奮螳臂而與之爭。譬猶孤身入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而欲其無敗衄也得乎。

第二章　政變之分原因

政變之分原因夥矣。今擇其稍重大者條列之。

一。戊戌三月。康有爲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於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車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後李盛鐸受榮祿之戒。乃除名不與會。已而京師大譁。謂開此會爲大逆不道。於是李盛鐸上奏劾會。御史潘慶瀾黃桂鋆繼之。皇上概不問。而謠諑之起。徧於全都。

二。同月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書達於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梁啓超等此舉。疾之如不共戴之仇。徧播謠言。幾被毆擊。



三。先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而彼中守舊黨人。疾之特甚。屢遣人至北京參劾。於是左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相繼入奏嚴劾。　皇上悉不問。而湖南舊黨之燄益熾。乃至閧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燬時務學堂。積謀數月。以相傾軋。

四。於四月廿三日。　皇上下詔定國是。决行改革。于是諸臣上奏。雖不敢明言改革之非。而腹誹益甚。五月初五日。下詔廢八股取士之制。舉國守舊迂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業。自是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爲敵之術矣。禮部者科舉學校之總匯也。禮部尙書許應騤。百計謀阻撓廢八股之事。於是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劾之。許應騤乃轉劾康有爲。　皇上兩不問。

五。先是二月間。康有爲上書。大陳變革之方。大約以革除壅蔽。整定官制爲主義。請在京城置十二局。凡局員皆選年力精壯講習時務者爲之。書既上。　皇上飭下總理衙門議行。總理衙門延至五月尙未覆奏。蓋意在敷衍搪塞也。至四月廿三日。國是

之詔既下。皇上乃使總署速議覆奏。總署覆奏。駁其不可行。上震怒。至五月十七日。復命軍機大臣與總署會議。同月廿五日議覆。仍駁其不可行。上益怒。親以硃筆書上諭。命兩衙門再議。有須切實議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語。兩衙門乃指其書中之末節無關大局者。准行數條。其大端。仍是駁斥。上無如之何。太息而已。夫 皇上既知法之當變矣。既以康有為之言為然矣。而不能斷然行之。必有藉於羣臣之議者何也。蓋知西后之相忌。故欲藉衆議以行之。明此事之非出于 皇上及康有為之私見也。而諸臣之敢於屢次抗拂上意者。亦恃西后為護符。欺 皇上之無權也。當五月間。大臣屢駁此書。皇上屢命再議之時。舉京師謠言紛紜。不可聽聞。皆謂康有為欲盡廢京師六部九卿衙門。彼盈廷數千醉生夢死之人。幾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實康不過言須增新衙門耳。尚未言及裁舊衙門也。而訛言已至如此。辦事之難。可以概見矣。皇上病重之說。亦至此時而極盛。蓋守舊者。有深意存焉矣。

六。皇上自四月以來。屢次所下新政之詔。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 皇上。皆置詔書於不問。皇上憤極而無如之何。至六月初十日。乃下詔嚴責

兩江督臣劉坤一。兩廣督臣譚鍾麟。直隸督臣榮祿。又將督撫中之最賢而能任事之陳寶箴。下詔褒勉。以期激發疆臣之天良。使有所勸懲。稍襄新政。不意各疆臣怨望益甚。謗讟紛起。而頑固之氣。卒不小改。惟嫉視維新之臣。若仇敵耳。

七。中國之淫祠向來最盛。虛糜錢幣。供養莠民。最爲國家之蠹。皇上於五月間。下詔書。將天下淫祠悉改爲學堂。於是奸僧惡巫。咸懷咨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于貨賄。能通權貴。於是交通內監。行浸潤之譖于西后。謂 皇上爲已從西敎。此亦激變之一小原因也。

八。至七月間。候補京堂岑春煊。上書請大裁冗員。 皇上允其所請。特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太理寺。及廣東。湖北。雲南。巡撫。東河總督。各省糧道等官裁撤。此詔一下。於是前者尸位素祿。闒冗無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與維新諸臣不兩立之勢。

九。支那之大弊。莫甚於上下壅塞。下情不能上達。至是 皇上屢命小臣上書言事。長官不得阻抑。乃七月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上遊歷外國。禮部堂官等。不爲代

達。皇上震怒。乃將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人革職。賞王照以四品京堂。是爲皇上初行賞罰之事。此詔一下。維新者無不稱快。守舊者初而震怒。繼而切齒。於是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于西后前痛哭。而愬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于榮祿。而廢立之議。即定于此時矣。皇上于二品以上大員。無進退黜陟之權。彼軍機大臣及各省督撫等。屢屢抗旨。上憤極。而不能黜之。此次乃僅擇禮部閒曹。無關緊要之人。一試其黜陟。而大變已至矣。皇上無權。可勝慨哉。

十。皇上至是時。亦知守舊大臣。與已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乃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參預新政。參預新政者。猶唐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賜四人以一密諭。用黃匣親緘之。蓋命四人盡心輔翼新政。無得瞻顧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經四人閱覽。凡有上諭。皆由四人擬稿。軍機大臣。側目而視矣。

十一。自禮部堂官革職以後。令天下士民。皆得上封奏。於是士氣大伸。民隱盡達。維

新之士。爭出其所懷以聞于朝廷。刑部主事張元濟。有請除滿漢界限。廢科擧。去拜跪。設議院之事。工部主事李岳瑞。亦請去拜跪。用客卿。大裁冗員。翰林衙門等。刑部主事洪汝沖。請合邦借材遷都。嘉謨入告。紛綸輻輳。而守舊大臣。日日陰謀。亦復無所憚忌。

十二。上既廣采羣議。圖治之心益切。至七月廿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竝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猶恐西后不允茲議。乃命譚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慶三朝開懋勤殿故事。擬一上諭。將持至頤和園。稟命西后。即見施行。乃越日而變局已顯。衣帶密詔旋下矣。

十三。七月廿九日。皇上召見楊銳。賜以密詔。有朕位幾不能保之語。令其設法救護。乃諭康有爲及楊銳等四人之詔也。當時諸人奉詔涕泣。然意上位雖危險。諒其事發在九月閱兵時耳。於時袁世凱召見入京。亦共以密詔示之。冀其於閱兵時。設法保護。而卒以此敗事。

十四。袁世凱之爲人。能爲大言。勇敢任氣。且深知西后之殘橫。頗以忠于　皇上自命。雖爲榮祿所拔用。然亦常不滿志於榮祿。且曾游外國。知變法之不可已。故皇上召見之。欲加以恩遇。令其感激圖報。聞八月初五日。尙有密詔賜之云。詔中何語。則非外人所能知也。然自是越一日。而垂簾之僞詔已下矣。

何謂。與世不入爲群也。然自名曰[illegible]一口。[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文。

息[illegible]之。故用[illegible]。今其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中

方。[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之不可[illegible]

十四。[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第十四

與清國有志諸君子書

東亞同文會員某君來稿

洋之東西。各殊人種。西人白而東人黃。西人優而東人劣。是則歐米之通論也。是以白而優者日驕。黃而劣者日縮。大勢滔滔。無所底止。然所謂歐米通論者。未可保其必無也。其言西人優。而東人劣者。特以外形言之耳。外形易睹。或易以信。若夫優劣之別。豈易俄定哉。亞細亞洲有舊邦。曰支那。曰印度。然印度既爲亡國矣。而支那猶在存亡之間。是無他。蓋昔爲人文發達之源。其國勢冠萬邦。今則後於西洋文化遠矣。未可以人種劣等論之。現今國於東洋。而與列強並角逐者。爲吾日本焉。日本原是一小國。其漸開文化。三十一年。特爲世界之一等國。以是觀之。東人豈所謂劣等哉。或有以優於西人矣。支那衰弊之餘。今雖似不可與吾日本並論。雖然。彼亦非無長也。何也。曰精寶買。蓋爲世界第一。以此爭之。獨足與各人相競焉。況加土地之大。產物之富乎。支那豈得論爲劣耶。若判東西之優劣者當在後日。吾日本世界之一強國也。支那亦皆知利之民也。東洋未必失望也。雖然。知利之民。亦知有國家。然後足駕於人。若知財之可重。而不知國家之可重。則國之存亡。未知其何如安可哉。支那

自古至今。奉聖人之敎。盡心忠孝。惡趨利忘國。苟推其心。以奮愛國之氣。敎以文明。導以進取。則何嘗有不爲强國之理乎。顧淸國政府。今果何如。綱紀不擧。政令不行。各省有獨立之勢。中央無統一之權。欲不受外侮。曷可得也。請觀歐洲之東漸乎。滔滔如決大河。或無能防之者。覆沒之難。旦不圖夕。豈不可慨嘆耶。西人外飾君子。內如鬼蜮。以利己爲主。排擊異己者。不遺餘力。曰黃人無伍白人之權。曰東人之盛。則西人之害也。是亦何甚也。然別人種相爭。勢不得已。假令彼遂不言之。我亦將言之矣。蓋彼以文明自誇。亦非無理也。蓋其窮理之妙。器械之精。眞奪天工。若以此爲文明。則彼實雄天下矣。勢力之所在。害亦生焉。罪亦歸焉。是天下之通患也。故曰爲後之開明者。不可以其故。併舍其美。天下無極善極長。况澆季之時乎。然取較善較長者。補我短。則智之事也。以是觀之。支那先不可不就事物。進其文明。曰電氣。曰滊機。曰鐵道。曰開礦。曰冶金。曰造兵。其他百般工作。可以足一洗民之耳目。而一變從前之百弊。以近時氣運徵之。如有待此等事物。導誘人情。發揮衆心。然後進入政治可也。古昔彼爲政治者。皆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其斂也。營私利縱私慾。無

以愛國爲意者。欲救濟之。莫若行立憲政治焉。立憲政治者。蓋係西人所草創。其初破萬戶之產。流兆民之血。費幾年月僅得之。是以彼等因之以伸其權。東人摹倣之。或疑其果可行與否。蓋東西殊情。行於西洋者。未必可行於東洋也。吾日本之始行立憲政治也。人皆危其害多利少。然吾人民。能斟酌西法。能調和我舊俗。上下勵精。無澁滯也。支那人民。元來順良而重上。是以爲之上者。不借訓令之煩。而能化其下。志士仁人。苟用心於此。則行政治。進開明非難事也。

廿七年日清之役。清軍連戰連敗。遂海無一艦。陸無一兵。而吾日本每戰有功。意氣軒昂。列國大懼。遂至嫉妬之。自此以後。支那國運日傾。要港緊地。委人鎖鑰。無以爭之。殆將爲西人縱慾之餌也。吾日本雖被嫉妬之害。然國運日盛。武威大揚。彼沈淪而我勃興。一低一昂。東洋之和殆將破矣。吁。起日清之役者。爲破東洋之和乎。曰何必然。實欲扶植東洋也。然事與心違。其計未就緒。而早既有寒齒之虞。論日清之役。欲不長太息得乎。然此機此會。亦天意之妙存焉。盛衰有因。知其因。而察可昌之理。猛省勇進。則雖鬼神不能害之。況諸外國乎。頃察支那之現狀。似人民之意嚮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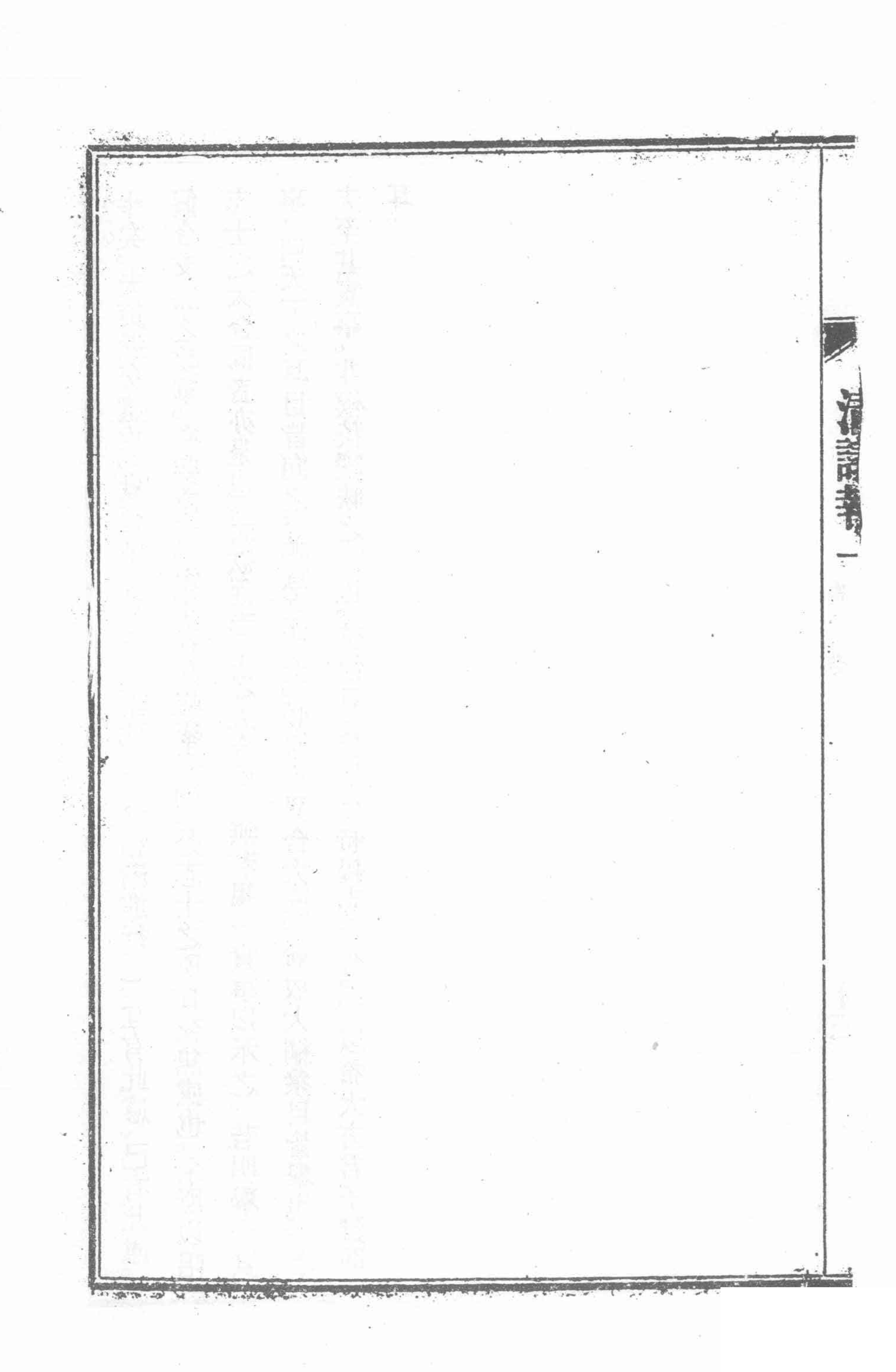
改者。蓋欲悔過遷善。奮完軍備。知其頑陋迂濶。乃學文明之政治。知其強而知所以啓之。知其智而知所以學之。彼練軍數千。能模西式。欲再造福建北洋諸艦隊。罷科舉之法。設經濟特科。以奬勵實學。見列強之富力。則悟自尊之非。職已之愚。則欲學西人之智。嚮日觀我練軍於西海之野也。募生徒百人。欲留學于我。頃日逢沙市之變也。爲日本警察顧問僱聘。以上皆官府之事。而所關稍大者也。至民間之事。雖未甚顯。有滔滔暗流激宕之勢。有先覺之士。倡孔教。和以西洋之文明。集弟子數千。弟子散遊四方。皆裨世道。新聞雜誌。又將日益多焉。上海有時務報。天津有國聞報。皆以氣概聞。又遠遊外國。發雜誌。建黌舍。盛說文明。以教其弟子。是皆民間有爲之士。此外或匿於山野。或伍於商賈。不顯於世者。亦必多矣。然一掬之水。不能起大海之波濤。支那之大國也。數十有爲之士。未必足爲多也。況其獨立不能統一乎。若捐小異就大同。則希足以改世之風潮乎。數十有爲之士。豈不知之耶。知而不能行。必有故也。人各異其心。假令彼等皆欲救國治民者。其所企畫各異。或東或西。或緩或急。要之所赴皆美也。然其行道各殊其途。自東者。逢自西者。互不相識。緩者以急

者爲相害。是無一主意以爲之準者。不若揭一事實。以呼號天下也。其如事實。適切時宜則益善。萬一不適時宜。亦必不妨。盖自此天下之大運動。可得就其緒矣。

余視支那現狀。知改革之不可不急也。所謂病入膏肓者。苟欲療之。豈偷安姑息。所能爲力耶。改革須究其根。非仰而衝天。俯而撼地。以震動四海。曷能見世道之一新哉。然殊有不可不加意者。此爲西勢東壓。西勢東漸。猶洪水蟻穴且入之。若支那有亂民起。則勢四迫。至不可復如何也。昔者支那者自以中國以外無天地。今則不然。特東洋之一邦土耳。東洋者世界之東洋也。支那之盛衰。直係世界之利害。故其國之興亡有不可坐視者。况其無自主之實乎。且今列强之干涉起矣。干涉非支那之幸事也。然無自主之實。豈遂能得拒之耶。不能拒之耶。不若利用之也。夫支那欲求其與國於東洋。則唯有一日本國耳。然支那不足爲與國者。其他東洋諸邦多然。爲日本者豈可晏然自安耶。强欲結同盟。其如爲我累何。我蒙其累猶可矣。然東洋非東洋人之東洋。扶植東洋者。非日本獨力之可能也。我亦不可不求同盟於西歐。而西歐與我同利害者。獨爲英國。英與露同爲大國。而並有大關係於支那者也。故與其一同盟。皆

足爲其大。然至其大利害。有大異其趣者。露之所以爲大國者。依一連廣袤之地。欲恣無厭之慾。以得東亞爲有大利。以扶植東洋自任者。安得與之同盟。以買其禍耶。獨英之所以爲大國者。在殖民地。而其地隔本國甚遠。統御之術。實其所苦心也。故爲英國今日之計者。在統一殖民地。而不在擴大領土。英有大關係於支那者。在通商貿易之利。不在併呑也。是非所以恃可爲我同盟乎。欲改革支那者。宜留意於此。若日英得相結。以改革支那。則足以制大勢矣。果如此露勢。亦不能拒其業。而繼露窺窬支那爲法德。法常窺其南。德伺其東。法欲事干涉取南也。可以英制之。露欲乘機掠其北。非我誰當之。若果日英同盟。德逸豈足憂耶。是余所以爲是言者。欲利其嫉妬窺窬。而互相牽制也。既欲利其干涉。以制壓之。宜愼處之。不可輕爲也。請見彼足以自主獨立誇者。亦輒爲他所干涉。況於不得自主獨立乎。故不別所可恃者。與不可恃者。力不可生釁。而與藉口于彼。若列强扞格支吾之間。能遂改革之業。爲上策。依二三國。而斥二三國。以能成改革之業。爲中策。爲列强所干涉。此爲下策。其爲上者。今勢不可行。至中策者。或得以行之。中猶不能。乃支那四分五裂。既失東洋之大

半矣。夫策近交遠攻。豈啻俄行改革之謂耶。以平和漸進行之。宜有此慮。已有此慮。假令支那之改革。有要急者。遂不容其輕舉妄動。是志士之所日夜焦慮也。余所以唱志士之大合同者亦是也。而欲促志士之大合同。無若揭一實事以示之。若明擧一實事。則天下之耳目皆向之。誠意之所至。必捨小異合大同。猶取大綱衆目皆擧也。若夫至其實事。非模稜曖昧之言也。待他日言也。今特揭志士合同。以希大方君子贊助耳。



論俄日

譯泰西時事報

西十一月倫敦頗路摩路報錄俄國訪事人來函云邇來俄邦進步黨人相論謂俄國將來用兵以何國爲先從何地開戰我國已預備否今日日本軍械已齊備抑與日本開仗爲先乎答者曰以日本軍械如是齊備即使開戰似亦不宜與日本戰也又問倘若與日本臨仗能先決其必勝與否以日本地形據東方之險恐俄國進兵亦不易也然俄國之强人民極衆有一百三十兆之多即太平時亦有兵一兆倘遇爭戰則有二兆二十萬兵預備我知人多地廣兵力極盛但以俄一國而與日本敵仍恐未能自信何也以我陸軍俱在歐洲西南及中央各省者多倘由西而東則陸軍及人民漸覺稀少所以通計西伯利亞部不過四兆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丁方里而土著之民不及七兆陸軍不過四萬人官員之數亦在其內西伯利亞之東其地有大不列顛六倍之廣抑在其地開戰乎其地人民只得二萬五千村鄉疎落城市荒凉商務工藝一切俱無凡有需用之物皆從歐洲運來運費甚重調兵來東方未免勞師襲遠更言水師俄國第一等之戰船有十號第三等戰船有一號第一等快船有十五號第三等快船有三十六號政府不能盡調往太平洋倘調來太平洋沿途屯煤及

採辦火食等項一切均要預備今欲與日本決戰誠未易也日本現在之戰船俱用新式有快船十號每點鐘至快者可行十八至二十英里至遲者亦行十二英里戰艦之數多於俄國若以勢力相敵勝負尚不可知況今西伯利亞鐵路未成陸軍要步行一千里乃能到西伯利亞之東即使火車可行計調二十五萬陸兵亦須三个月乃能成行到了西伯利亞部之東尚要陸行彼處樹木俱無城市人民絕少道路崎嶇人煙稀少乞丐者多去京既遠政府雖竭力賙濟饑饉之年每人賑銀至七八十元之多以望其豐收之年償還政府屢年尚不能償還以至政府之庫項因此支絀其人民又皆愚蠢不識工藝皆未經開化之民以視俄國直是一半野番之國也若言俄國外強中乾必須歷兩代之後開闢疆土多設城邑方能使東方人民興盛也

續俄日論

鴿麓報論俄日形勢亦與頗路摩路報所論之意同其論曰倘若東方有戰務日本預在局中或聯約別國合力干預亦未可料總之以東方地勢而論日本國正當險要之區實操地形之勝算也他時開戰或在直隸海灣或在高麗地股之間日本三島形似蛾眉半月橫列

東方一望盡收其形勢日本南方之海島與高麗極南之地相接甚近中間所隔一海不過五百英里而高麗地股隔離西邊海濱大陸不過一百二十英里今若以水軍攻日本極南之區其爲日本所衝擊必矣盖日本之南內河港汊極多卒然運兵調動靈便若以水軍攻擊之必於其南方之港口四圍多屯勁兵防其衝突一處疎虞必被其內河港汊伏兵四圍衝擊軍隊分散甚難攻也且其南方沿海一帶港汊極多可以埋伏魚雷一旦不及防備即爲魚雷轟擊如果西方有敵來侵勿以爲日本止能自衛其實恃其天險更能出而攻人其軍鋒甚銳渴戰必獲勝敵者也現與日本之敵國究是何國以此設問雖深通東方政治家亦未能盡言之然以日本與俄國彼此觀望有相猜相忌之意已不啻數年矣俄國所恐者因目覩日本進步氣勢蒸蒸日上俄國恐日本在高麗與其爭爲雄長而日本又甚忌俄國伸臂而握東方之利權吞占東方之土地也東方强國惟日本獨雄東方之土地他日日本可盡兼併得之乃今俄國直注意東方之勢日甚一日日本安得不忌之乎是以俄日兩國互相窺伺關防甚密勢難兩立者也倘日本欲開闢彊土當趁此時機會今派一枝勁兵即可得高麗全國之地如反手然至於日本之海軍艦隊以之取高麗今已有餘更不用多方

籌畫但日本欲闢土地當趁此數年否則遲疑失此好機會矣何也俄國西伯利亞部之鐵路已築造許久告成之日東方必大有變局日本豈可不於高麗多駐重兵爲立脚之地以防俄國他日調兵之易乎若不速行此策俄國鐵路既成必進兵以爭高麗高麗勢必折入於俄日本斷不能與俄爭矣以現時取高麗與否在日本掌握之中在日本立志如何耳日本若發手最好者先攻海參崴在此城之南邊或北邊攻其砲臺更由海參威之背進兵夾攻即派陸軍勁旅握高麗京城別派一軍駐於北邊以防西伯利亞部進兵之路派水軍一隊駐紮南洋馬叻加海歷（在馬來之南）又派艦隊駐新嘉坡附近咽喉之海道以防俄國艦隊北上之路則日本握東方海權勢力充足俄國其奈何哉蓋東方之勢以海軍爲重若一失東方之海權則欲闢土地甚難矣即西伯利亞部之東至高麗皆爲囚虜駐兵之地矣俄國由西方各岸調來之兵艦源源不絕日本兵艦之數不及俄國之多日本不其危矣哉

論奥大利亞　　譯泰西地志書

奥大利亞之人民多是從太不列顛（合英吉利蘇格蘭阿爾蘭之名）來貿易於此島而生下子女遂永處而不返國焉以外約有土人七萬之多並中國人到此亦綿綿不絕也內有土番至今尚未有歛

性獷野不近民善自闢此島以來土番漸漸減少土番面目怪陋性愛遨遊隨處爲家時及冬令始建巢廬用樹枝等織成一蓋兩旁以木爲壁僅能容身烹煮器用一無所有專覓樹枝焙炙而食焉凡物之能充饑者無不獲食如蛇虫惡物未經烹煮而啖之于口以爲食品之最美焉至其種族將滅是何故歟蓋彼輩不言耕耘不養六畜雖時値豐年大有所獲亦未嘗貯之以倉廩以待來年以故餓殍盈野英國政府曾經教化誘令執業設計多矣惜性野樂於郊遊甚難移易雖一飢一寒亦不戒意總以自由爲樂故雖誘導之教化之不受也自闢土地以來各國來者人數日增而且富厚於前所有可能投足之區俱爲泰西人所握由西方來者尤多于東方自一千七百八十八年以來至今計之每于西人增至三百萬人之多其中六分之一乃寄居雪梨及美耳本城遍洲口岸莫不生意興旺易于謀生以坎拿大（此乃英屬之最大者）較之亦莫及焉中國之人多在東方區域約一萬五千人多是操工雇工者現奥大利有五大埠一曰新南威路士二曰域多厘三曰南奥大利亞四曰西奥大利亞五曰傾士連此五者以新南威路士開闢最早一千八百八十年此埠多設監房用以囚禁犯人從英國運來者以故此地遊人不多視爲罪人寄跡之區五十年之久未嘗興商焉及後此

例免却始有商賈託足其間一千八百五十年域多厘既開金礦之後始闢道路以通四處往來在前則各視爲仇敵交涉甚疏焉與大利亞之土產最貴者五金羊毛自有五金遷居者有加無已大抵爲掘金而來也是時美利本埠每七日不下二千人登岸當時別埠不甚興旺所謂旺者亦莫美利本比也產金如是之繁開礦之初每年碎金出口約値銀一百萬其餘用以在本土鑄金錢不計其數焉其次羊毛之出口亦不少毛精而價昂所畜之羊較之英國所畜者不啻多二倍可謂盛矣

南北美洲交界尼加厄嬌鴉河不久告竣　譯時事西報

頗路摩路報昨論美國得獲一捷徑與中國通商利益實盛美國各省枕於大西洋者製造實繁將來尼加厄嬌鴉河告成來中國之路不遠矣以其運載利便與中國通商第一捷徑也雖泰西各國亦莫能與之爭利蓋自阿非利加洲東北方之蘇彝士河既開通之後輪船由英國尼花譜路城經蘇彝士河前往日本橫濱計程減三千五百四十九英里又由尼花譜路城經蘇彝士河前往香港比之由美洲紐約前往香港近三千五百九十一英里將來尼加厄嬌鴉河既通之後又一大變局中國南方之銷流尼花譜路城運來各貨勢必漸形

減色不如今日之盛至於中國北方與日本諸島距之尤遠更難消售商務自然從此減利蓋此時輪船由紐約來橫濱之水路較之從尼花譜路來者反近二千英里又美洲一切東方海濱市鎭運貨來中國不須經英國尼花譜路而入地中海又免搭美洲大汽車出太平洋以至載費昂貴尼加厄矯鴉河既通之後可從此徃來直由大西洋駛出太平洋爲最捷之徑英國商務行銷於中國者恐不敵美洲之貨矣蓋水程既捷載費必減承本既輕銷售必易也

希露報云中國現在變政忽然中止揆此情形斷難久立今各國進步非常之速中國則因皇后滿洲人得握進步黨之權并以重刑殺戮之即此可知朝廷不欲效法西國學問政治雖欲傳西法於中國甚難矣噫伊輩守舊之人如坐獄囚之中黑暗之室倘有人勸以光明大路彼亦畏怯不前且加以憤怒也所以欲將進步黨人開化之風盡行殄滅現已立其威權故今遍國重入黑暗地獄之中可不慨哉方今天下正是兵爭最迫之日曾將各國兵力比較甚資見識在法國每九人中選一人爲經練之兵倘有爭戰再選一人爲預備兵在德國每十二人中抽一人爲兵與大利國男女合算每十一人中抽一男丁爲兵意大利國每

男丁七人中抽一人爲兵俄國人民如此之衆所以其陸軍極多俄國每十二人中抽一人爲兵大不列顚即英倫蘇格蘭阿爾蘭之總名每五十五人抽一丁爲兵約每十一家抽一人之譜以護衛大不列顚及各屬土也中國之兵皆老弱無用抽選又無實額有事則募烏合之衆以比西國之兵何能同日而語哉

支那改革案

譯東京朝日新聞

支那之弱。其故不一。軍政之不整。與八股之錮才。此其病根也。八股之害。自陳龍川。及至康南海。其論之痛切且精。光緒帝銳意於維新之業。因而廢之。可惜功敗于垂成。由此觀之。則欲正其學術。比改革其軍制。不更難乎。

英國陸軍少將。白疊斯福氏。曾遊清國。在支那協會詳論曰。竊窺英俄之狀。及我英對清之策。頗足動吾輩之一聽。其論支那兵政曰。誰謂支那人不可用。若訓練得宜。則决足以保衛其國。而緝肅內外也。然則吾輩宜令支那政府。凂我國以訓練其兵云云。夫氏一武人耳。其策多由軍政上起見。固不待論。然國勢日蹙。則練兵一事。實爲急務。夫兵者。國家之重器。膺懲不逞。無以顯揚文德。而伸國威於內外。我日本維新。即以更革兵制爲急務也宜哉。

蓋支那人自稱中華。標榜自高。藐視外邦爲夷狄。然深揆其情。則每受制於外邦。甘受頤使。不爲大耻焉。如北京政府。起自滿人爲支那一統之業也。猶所謂中華之民。二百餘年。悉爲奴僕。自亦忘形。可以觀其一斑矣。如德之占膠州。俄之據旅大。其事

亦可類推。若訓練其民。引爲爪牙。而經營其土地。則其前途不亦危殆乎。德也。法執[illegible]矣。彼既操此術於亞非利加矣。殷鑑不遠。爲支那者。宜先制機變於未發。以講求自衛之策可也。

然策之若何。曰宜揮斥諸國之干預。求日與英以練其兵。使英當海軍。日當陸軍。日豈無一戈登乎哉。而英亦必有蘭克其人也。若支那誤認日英有俄德吞噬之心。因循不斷。失此好機。他日者。丁壯則供白人之廚夫。少婦則屬白人之妾婢。灼如觀火。可計日而待也。大勢至此。然後掩面痛哭則何益焉。滿乎。漢乎。吾所不關。吾輩所惜在支那之淪亡。有識之士。所當未雨綢繆也。

伊藤侯論支那　　譯東京日日新聞

十二月十日。憲政黨張盛讌。以宴伊藤侯。是日赴會者。二百八十餘人。主人板垣伯先起。簡叙開會主意。次伊侯登壇演說漫遊清國情狀。其言曰。頃辱諸君盛意相邀。用不敢辭。僕自本年六月辭官投閒。於七月漫遊支那朝鮮兩地。敢以沿途耳目之所聞見言之。支那外情不難窺悉。惟欲深察其內情。以定其指歸。則極難矣。詢之久居

該土之諸國人。亦悉以爲然。蓋其政府處此時艱。內無人才。而列强對彼之狀。亦互相睥睨。有朝不及夕之急焉。勢已至此。則其亦酬應四方之不暇。又何暇標立政策以當外交之艱局哉。惟其貌爲鎭靜。故亦無人能詳解其大勢終如何也。蓋今所論東洋之大局。則視中國之大勢如何。其蕞爾如朝鮮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試論中國內政。於九月下旬。有政變之事。其革進黨。平日所畫策經營者。一旦歸于蹉跌。夫所以革進不可已者。誰復敢挾異論于其間哉。惟僕察彼所謂革新黨者之所爲。其畫策未可謂盡得其當。窃料其事難成。果不出數月。其黨立敗。進鋭速退。自然之理。然遽於以數千年所繼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風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豈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邁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識卓拔之士。爲之輔弼。然後能創立一大英業也。今若此。則其現有之勢力。豈足以保衛其國乎。兵之不備。政之不修。政府之威。不能保衛其國。不待智者而知之。而其所以能保今日者。實賴因循之舊勢。僅足以維持政綱而已。然此亦暫爲目前之計。決不能恃爲久安之策也。今也各省叛賊蜂起。而其政府之兵威。猶不足戡定匪類。以保其良民。又安能得對峙列强之間。以保持其

封疆乎哉。

勢既如此。亞東之時局。可不謂危急乎。然而亞東之局。由其惹起各國之紛糾。誠恐不免波及於我。如嚮之花梳打事件。歐人相爭之故。其一電一報即危及於我。此諸君所觸目者也。此時僕猶在上海。而英國艦隊。咸令集於威海衛。此蓋非爲中國北部政變之事。而實起於花梳打事件。蒸釀於英法之間。今據某通人之言曰。現北京政變。各國皆欲乘虛以動。頻加警戒。方此時突有此事。而列國對峙之勢未保。恐有乘機挑發不測之變於北部者。英國聚耀軍艦於威海之意。蓋在此焉。但聚耀兵威。未足以爲患也。然若各國互弄兵威。釀成互角之勢。則鋒煙彈雨之慘。亦將不可測焉。

旅橫濱清國人數

照前月杪所查。現在旅橫濱清人。總共三千二百五十二人。其中男一千九百十七人。女四百三十二人。男兒五百七十五人。女兒三百二十八人。現今照十月杪所查。更加六十人。

美國海軍人死傷數

美西戰爭之際。美國海軍死傷數。死者不過十六人。負傷者七十四人。今詳類別之。則馬尼剌灣之役。無一死者。而負傷者九人。贊智亞哥之役。死者一人。負傷者九人。贊智亞哥砲臺之役。死者一人。負傷者十一人。庚打奈麼之役。死者六人。負傷者十六人。開油岳司之役。死者一人。負傷者十一人。又水雷艇運斯漏號。在加爾士奈斯。與西軍砲臺戰。死者五人。負傷者五人。砲擊麥樹安之役。死者一人。負傷者八人。其外各地海戰死傷者尙有六人。稽之古來戰爭。死傷者之少如此。實屬空前絕後之事。凡海軍史上宜特筆大書也。

英人倡設支那語學校

據最近英字新聞。在倫敦或曼智斯打。創設一支那語學校之議。已經該地諸銀行家。及商業家。合力舉行。每年捐銀一千磅。以資敎養學生。其外尙有捐銀一萬五千磅。以充創築學校之用。倘每年再得捐欵一二百磅。即定議舉行云云。

德人在占據地創設報館

德人在膠州。去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該地倡設一報館。題名曰。德意亞細亞報。而該

報之報面。印出（W.J.R.）三字。盖係顯德鷲畫爪痕地。即是久歸德領之意。今據該報。於十一月十四日。即占領該地紀念日。舉行氣愛拖利提督。彰功肖像除幕式。該肖像基石。刊德清兩國文字。詳敘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該將軍占領膠州之功云。不知中國志士閱之。當如何感發也。

德法採用新式曲射砲　譯東京日日報

曾聞德法兩國。潛心考驗曲射砲。盖該砲爲用。設有一物阻碍。不能透瞰所欲擊之地。則先放輕氣球。測量其方位。以及距離若干。照準其曲折。自有命中之妙。今據德國近日兵事新報。該國已出勅令布告。許用該砲。以供野戰兵隊之用云。

英國政府致電白疊斯福伯

白疊斯福。爲倫敦商業會所委囑。巡察清國商況等事。因白君身在軍籍。內外頗疑其行動。以爲有深意。今據英國新報所言。白之巡遊。實奉政府密旨者。又聞日前本國政府致電白君曰。此間狀勢頗迫。設有不測。使卿當中國沿海軍務。宜暫留其地。以候命云云。

東亞同文會主意書

清日兩國之交也久矣。文化相通。風教相同。以情則有兄弟之親。以勢則有唇齒之形。其玉帛來往。自古不渝者。因出於天理之公而發於人道之正。豈與彼環輿列國。朝婚夕寇。互相攘奪者同哉。何圖前年昊天不弔。兄弟鬩牆。而列國乘隙。時局日艱。嗚呼。忘愆棄嫌。外禦其侮者。豈非今日之急乎。當此時。上則兩國政府。須執公尙禮。益固邦交。下則兩國商民。須守信共利。彌善隣誼。兩國士大夫。則爲中流砥柱。須相交以誠。講明大道。以助上律下。同底盛强也。是我東亞同文會之所以設也。請兩國士大夫。同生於此洲。同志於此時者。贊此意。入此會。以戮力於此。

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　　東亞同文會

發會決議

一保全支那。一助成支那改善。一討究支那時事而期實行。一喚起國論。

會長。近衛篤麿　幹事。陸實。池邊吉太郎。佐藤宏。井上雅二。

常任幹事。田鍋安之助。

錄東亞時論

興清論

廢者興。興者亡。存者滅。衰者盛。塞者通。得者失。天下之勢。其久者必有變矣。以清之大國猶不免。是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但有爲之士。忠義之臣。能就其勢而求所以可濟之道。則庶夫其可矣。方今天下分離。强邦割據。欲戰而不戰。欲和而不和。戰和間兵備益張。兆民不知所安。宛似春秋七雄之爭競。以俄比秦。以英比楚。清則韓魏中原之衝路也。蓋清之存亡。關乎天下之大局。昔阿非利加之地。沃野千里。久爲列國爭土。其利益至今殆殲焉。印度爲英所據。暹羅爲法所逼。極北爲俄所奪。天下無餘壤者久矣。清則位於天下之中。享山河之利。民戶幾億兆萬。廣袤幾千萬里。而欲無人之覬覦也得哉。據之者興。割之者振。併之者當號令於天下。則其四面受敵。八方肉薄者。亦不足怪也。泰西諸國。以俄爲最雄鷙。狠睨豺視。亦固其所。而清實與之鄰。家國之不幸。有大於此者乎。俄奉其先人遺法。常以呑併爲國是。如侵新疆。畧滿州。狼子野心。不過僅見端倪。然其陰謀秘計。更有可懼者。至奪旅順。掠大連灣。則東下勢成矣。東下之勢既成。而與法左右相提。北自渤海窺燕京。南自滇粤

圖長江。定首尾呼應之計。旣精且熟。其大志豈不在禹域之帝冠哉。是四億萬人民。所宜同憂共憤者。且不獨淸國之鉅害。抑亦東方之大患也。僕不肖。以賤劣之身。欲有所言。蓋淸日兩邦。有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之勢故也。

淸國者。天下之大邦也。昔者久稱天下之强。近則漸成積弱之勢。蓋其政令之不修者多矣。若修其政令。安知不能變弱爲强哉。域內民生四億兆。旣與泰西之總戶口相匹敵。其封彊約四百萬英方里。亦何讓於歐洲乎。國之本者民也。民之本者財也。財之本在於土地矣。閩粤之陬。江河之濱。禾穀穰穰。絹綿陳陳者。運出配給於全世界。而猶綽綽有餘裕。與彼日夜營營。謀取補給於他邦者。旣不相侔。以富較之。以民比之。則淸之優而洋之劣可知已。今乃財賦在於此。而營運不在於此。民衆在於此。而振勢不在於此。是獨何哉。蓋由官府不知所以爲治之道。民生不知所以適從之法。徒使碧眼紅髯之輩。乘我積弱之勢。而逞其洊食之謀也。豈不可歎哉。

大皇帝者。四百洲之大皇帝也。非一朝之可得而私也。帝位者。中國之帝位也。非一人之可得而據也。淸帝之即位。非天之所以獨厚於淸朝也。淸朝之先。實有其德故

也。失民心者失天惠。無民望者違天意。清帝之所以能繼承其位者。天惠之尙存。民心之未去故也。唯憾邇來事勢日非。廟算屢誤。定邦安民之策。殊無所出。而清國政府。其頑固依然舊態也。豈非憂國之士。所可推天意而量民心耶。然潛考所以應天意順人心之道。其在遷都之舉歟。夫滿蒙人之寄食于中國也久矣。以愚魯之資。而居三公之貴者有焉。利祿榮身。玉帛養親者有焉。出將入相。門客滿堂者有焉。而皆取給於中國之租稅。無一事有功社稷。而其福已極。無復遺憾於人間矣。是以心氣朽腐。進取之力。發憤之慨。無足見者。安自曲辨。强斥泰西之美技。不欲舍短取長。因循固陋。混混沌沌。處之晏如。中國勤勉之士。欲與之圖日新之業。不亦難乎。有策於此。遷大皇帝於江南。以武昌爲新都。爰建宮闕。布令於各省。以奠一統萬世之基。則一代之人心。豁然有所啓發。乃乘其機。敷布教化。爲文明之礎。屯田練兵。以圖富强爲本。中國於是可復先王之中國。清朝於是可復先王之朝廷。生民於是可復先王之生民。時局至此。彼當國大臣。雖冥頑不靈。無所施其技也。然則遷都之利。豈獨新民心而已哉。一可以制舊黨。二可以避兇俄。三可以握天下之要。四可以弘帝王之德。

五可以占交通之利。六可以新敎化之原。七可以齊天下之民心。八可以絕滿漢之界限。九可以安宗廟社稷。十可以圖富國强兵。今特一一詳論之。惟有勇斷而行。則大事可成矣。

頃者淸國新政之士。前後輩出。欲試經綸于一代。而事終敗矣。然皆當代傑出之人也。其力量識行。足爲世所推重。惟根本未立。急於圖功。進銳退速。以致一敗不可收拾。誠可悲矣。雖然。欲行天下之權者。必先擁天下之兵。欲擁天下之兵者。必先握天下之財。欲握天下之財者。必先收天下之心。天下之心。天下之財。與天下之兵。行其權之大本也。無兵而行權。號令不周。無財而行權。威信不立。不收人心而行權。民無服者。號令不周者。改革之窮形也。威信不立者。改革之病形也。人心不服者。改革之禍形也。今改革而有此三敗形。而持其一孤權强行之。雖智不足運其智。雖勇不足用其勇。况於身實無其權。僅賴帝力以伸其志者乎。宜乎其一敗塗地也。

然則改革竟無所施乎。嗚呼。何爲其然也。改革者天理也。天理者。天數之所歸。順天者其興也。必不遠矣。惟若再圖改革。宜愼戒其着手焉耳。無兵則不宜輕動。無財則

不宜輕動。不收人心則不宜輕動。能守此三不宜。而鄭重以圖之。先擬收人心。次擬握財權。終擬擁兵權。養其三本。以應三不宜。而後始下手於此。則雖有盤根錯節之難。猶快刀斬亂麻。截焉莫能阻礙也。改革之事。於是乎大伸焉。

俄國外交官評言

駐美俄國公使加衣希尼伯。現在華盛頓。頃日謂美國某報館記者曰。俄國無欲占取牛莊之意。蓋俄國已得旅順。又據大連灣。軍情商務。業得要領。若至西伯利亞鐵路通行之後。則旅順利害關係。豈止爲海陸軍根據之地而已哉。語及清國政變曰。清帝才德。吾未知之。至西太后之英明。爲古今所罕覯。其勢力强大。固其所也。得此人而治天下。實清國之大利。而俄國享益。亦復不少。則清俄交誼。愈加親厚。亦何足怪乎。譯者曰。俄之貪婪狠鷙。宜其有是言矣。

譯印政治小說序

任公

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憚莊嚴而喜諧謔故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靡靡而忘倦焉此實有生之大例雖聖人無可如何者也善爲教者則因人之情而利導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託之於寓言孟子有好貨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辭寓譎諫於詼諧發忠愛於馨豔其移人之深視莊言危論往往有過殆未可以勸百諷一而輕薄之也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製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雖然人情厭莊喜諧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綴學之子黌塾之暇其手紅樓而口水滸終不可禁且從而禁之孰若從而導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於文學之人少而粗識之無之人多六經雖美不通其義不識其字則如明珠夜投按劍而怒矣孔子失馬子貢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豈子貢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羣人各有等以龍伯大人與僬僥語

則不聞也今中國識字人寡深通文學之人尤寡然則小說學之在中國殆可增七略而爲八蔚四部而爲五者矣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爲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爲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爲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今特採外國名儒所撰述而有關切於今日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附於報末愛國之士或庶覽焉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一

日本東海散士前農商部侍郎柴四郎撰

東海散士一日登費府獨立閣仰觀自由之破鐘（歐米之俗每有大事輒撞鐘集衆當美國自立之始吉凶必上此閣撞此鐘鐘遂裂後人因呼爲自由之破鐘云）俯讀獨立之遺文慨然懷想當時米人舉義旗除英苛法卒能獨立爲自主之民倚窓臨眺追懷高風俯仰感慨俄見二妃繞階來登翠羅覆面暗影疎香戴白羽之春冠衣輕穀之短羅曳文華之長裾風雅高表駘蕩精目相與指一小亭而語曰那處即是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十三州之名士第一次會議國是之處也

當時米爲英屬英王蔑視國憲擅重賦歛米人自由權利掃地以盡顧望之念絕呼籲之途窮人心激昂殆將潰裂十三州名士大憂之相與會于此亭謀救濟其窮厄撲滅亂機時座中有巴土烈義顯理者乃激昂悲壯而發言曰不脫英軛不興民政非丈夫也此亭至今獨在不改舊觀與獨立閣同爲費府名區之一云

又遙指山河曰此丘呼爲竈谿那河稱爲蹄水噫晚霞丘

晚霞丘在慕士頓府東北一里外左控海灣右接羣丘形勢巍然寔咽喉之要地一千七



百七十五年米國忠義之士乘夜占據此要害以遮英軍之進路明朝敵兵水陸合擊勢甚鋭米人善拒再破英軍敵兵三增而丘上之軍外則援兵斷內則硝藥竭大將窩連戰歿力不能支卒爲敵所陷後人建碑此處以表忠死者之節云

之一舉草獨立之檄文於此闡明自由之大義於天下邊郡之民咸來雲集荷兵蜂起織女絕布以爲旗倉父齎糧以響應慈母諭子揮淚以赴戰場貞婦厲夫列隊伍惟恐後觸白刃冒銃丸傷而不撓死而無悔誓爲自由而斃抗百萬虎狠之英軍兵結莫解者七年幕士頓府委於敵新府繼陷費都亦爲所蹂躪於是大將華盛頓率疲兵退而陣於寵谿時天寒積雪千里堅氷塞途援兵不到糧運難繼軍氣沮喪士有菜色諸將議曰若今不一戰以厲軍氣則四方忠義之師將瓦解即夜發寵谿卷旗銜枚渡踄水襲英騎兵大破之自由之師復振是役也將士貧困已極履不覆足衣不防寒徒跣踏氷雪脛足凍坼流血淋漓數里之積雪爲之赤軍中凍死者不可數計云噫人情誰不樂生而惡死顧乃氣高志遠急國家之難忘其私身而惟報國之知宜哉米人之能挽回穨勢凱歌振旅外而制歐人犯掠鄰國之政畧據公議以挫強護弱內而修庠序銷鋒鏑厲工商課農桑成此富強文明之邦人享自由

之樂家作大平之謳所謂凱歌聲動風雲色兵氣銷爲日月光嗚呼吾黨何日得逢此盛言罷相與太息者久之

散士聽之竊竊疑之以爲今此佳人棲息自由之邦國沐浴文明之德澤而慨歎悲哀如此恰如晉廷末路諸名士新亭之會作楚囚之對泣歎山河之已非寗非異事時倦鳥歸林游客悉散散士亦出費府郭門步還西費輕靄模糊晚風吹袂遙矚竈谿之依稀瞰蹄水之浩蕩感今念昔情不能堪乃賦古風一篇行且吟曰

晚降獨立閣行吟蹄水潯蹄水流滔滔竈谿煙漠漠疎鐘響夕陽倦鳥還遠林微風吹輕裳新月照素襟對此風景好何爲獨傷心當年汗馬地滄桑不可尋英雄皆枯骨鐵戟半銷沈義士建國檄百年欽餘音成敗有定數白眼睨古今

越日春風駘蕩朝霞如煙散士獨棹輕舟高歌放吟遡蹄水之支流漸近竈谿之岸忽見一清流出自幽谷兩岸碧蘚與數種櫻桃相掩映水色澄潭遊魚可數散士停舟而笑曰是眞今世之桃源也恨無避秦人與之話前朝逸事耳乃吟曰扁舟來訪武陵春覓句未成忽聞微風遙送琴聲傾耳聽之其聲漸近瞥見一小艇自上流來下一妃操棹一妃彈風琴風姿



綽約望之若神仙中人相去數武二妃凝視散士相與耳語似作驚駭之色散士不解其何故目送久之妃亦回眸再三移舟回岸終不知其所之徒見河水渺茫微波揚汨而已散士常歎米人乏風流雅致不足共談花月韵事今殘春花間撫琴吟嘯忽邂仙妃心振目醉微波難託無由寄詞脈脈寸心願達彼岸追懷古人惆悵無已乃復遡流移舟但見百花翩翩隨風亂飛黃鶯嚶嚶繞樹熟囀枕水有一人家雖不甚宏敞然古雅淸致獨脫塵俗庭前松柳任其自由雖門前不見長者轍然察其情景似是偉人之居散士維舟于門前之岸柳越丘涉水漸到竈谿極目一眺芳艸如織茱花隨微風搖動綠陰毵毵羣羊倦睡回頭遙望瀛車半殘之黑烟飛馳平野帆檣如雲往來踣水散士感今懷古因念昔者波斯王勢氣佐師提百萬之大軍欲並呑歐洲至歐亞之境立馬高丘慨然歎曰嗚呼今百萬之貔貅與我共渡此海百年之後皆成枯骨無復有人生存于此世界者嗚呼世無萬年之天子國無不朽之雄邦言畢淚涔涔下不能自禁又思英國文章之詞宗歷史之大家麻浩冷曾在海天髣髴間望故鄉萬感交集想念千載之後威名赫赫文物粲然之大英國旣就衰敝壯麗之聖寺鞠爲蔬圃彩虹之西橋無復疇昔彼時墨客文人追想英國盛時坐西橋之朽梁寫聖寺

之廢觀必有慘然不樂者俯仰古今興悲來者徘徊戰塲感慨無限因漸尋歸路經通谷涉景山越數十步遙見二妃拾翠於江濱咫尺盈盈不語脉脉恨無微波以通寸素彷徨躊躇者久之既而一妃提輕裾而徐步漸近散士年二十三四綠眸皓齒垂黃金之縟髮細腰氷肌踏遊散之文履揚彼皓腕折一柳枝態度風釆若梨花含露紅蓮浴池顧散士揖而言曰頃於河上相見者非郎君也耶今此幽谷漁牧之來者猶稀況乎貴縉公子哉郎君髮黑眼鋭無乃西班牙之士人耶散士荅曰否僕東海遊士負笈茲土者也今雜花爛開芳草被野翠鶯亂飛偶有所感偷閒掉舟乘興以弔自由之戰塲流連俯仰吟咏忘歸幸釋疑慮妃驚曰郎君出日本而來山海相去三萬里得無有故鄉之思否散士曰嬋妍仙姿撫箏低吟雲夢洛川之神女亦無顏色妃蓮(希臘美人)蘇皇(蘇蘭女王以才美冠世)之才美亦當避舍而振冠南嶽濯足滄浪高蹈風塵啤哯人表風度瀟灑誰不云欽今僕卒然相逢諺所謂一樹之陰一河之流偶然交袖亦有多少因緣也詩曰有美人兮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僕何幸而得此哉妃以柳枝掩半面微笑曰郎君所言者彼立柳陰之人也妾豈敢當此伏問前日賁府之獨立閣上倚窓吟眺之士非郎君也耶答曰然妃曰妾名紅蓮故有阿姊避世於此地先是見

郎君於河上阿姊謂妾曰異哉前日相見於獨立閣今亦相遇於篷谿遊跡風流不期而合若得共語風流之韻事可散胸懷無限之憂鬱矣既而駭曰彼士睟與髮俱黑或恐西班牙之人歟妾欲探郎君之蹤跡苦無媒介敢託折柳以試於郎君幸恕其唐突不敬之罪尤勿視妾爲蹄水鵲橋以客星渡之因微笑疾行直至柳陰與一妃耳語乃共入于臨流之一家復來告曰阿姊久待郎君望高軒賜過散士擧頭則已有一妃待於門外遠望之髣髴如輕雲之蔽新月近視之皎潔若白鶴之立仙堦年齒二十許盛粧濃飾冷艷欺霜眉畫遠山之翠鬢堆螺頂之雲秋波凝情烱烱射人暗備威儀紅頰含笑皓齒微露纖腰曳輕綺之長裾蓮步踐綵繡之輕履餘香襲人徐步來迎幾疑姮娥降塵洛神出世於是散士心動胸悸爲之一揖妃曰今郎君光臨於此妾之幸福何以加之因起薦長椅以請坐其家臨蹄水之支流據篷谿之一丘東對費府西接芳林深邃幽閑庭前櫻花盛開楊柳垂枝翠蔭婆娑窓外掛一雕花籠籠中畜一白鸚鵡壁頭揭一扁額其文曰幽谷蕙蘭空懷香年年全節待鳳凰架上橫一玉簫壁間掛一風箏大琴小琴相對備極楚楚須臾坐定談話溫粹謙態遜狀相接之頃豁然大開襟懷胸中不置畛域散士問以隱逸之故妃憮然曰妾豈好爲此者時不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戊戌八月國變紀事四首　　　更生

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溫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台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

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旻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闈。千載黿漦恨。王孫有是非。

吾君眞可恃。哀痛詔頻聞。未定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南宮慙奉詔。北闕入無軍。抗議誰曾上。勤王竟不聞。更無敬業卒。空討武曌文。痛哭秦庭去。誰爲救聖君。

文信國日月星辰硯歌并敘　　　譚嗣同

硯藏醴陵張氏。長五寸。廣半之。博又半之。質細膩。微白。圓暈徑寸。黑白周數重。中微黃。又中則純白。圓勻朗潤。皎若秋陽。星二。一徑分。一半之。背暈益大。黑白紛錯。宛然大地山河影。太極圖一。徑二分。赤白各半。餘類雲霞類沫者。乍隱乍見。莫



得名曰。右側鐫銘曰。瑞石成文。星辰日月。不磷不緇。始終堅白。末署文天祥識。共七楊鐵崖以七客名寮。玉帶生居其一。吾不知視此奚若。而鐵崖不矜細行。厥號文妖。張氏寶此硯。尤願有以副此硯也。余舊蓄信國蕉雨琴。亦曠代罕觀。行出相質。而詩以先焉。

天地既以其正氣爲河嶽爲星日。復以餘氣爲日月星辰之怪石。河嶽精靈鍾偉人偉人既生石亦出吁嗟乎。石不自今日而始。石亦不自今日而終。信國與之亦偶逢。遂令千載見者懷清風。當年喋血戎馬中與爾堅白之質相磨礲方謂事定策爾功天樞一絕徒相從天樞絕坤維裂潮無信海水竭御舟覆崖山蹶豊隆伐鼓呼列缺雲師狂奔風烈烈雙輪碎碾蔚藍屑萬星盡向滄溟滅竹如意斷冬青歇疊山之外誰見節斯時日月星辰安在哉賴此片石獨留不夜之星辰長明之日月

與黃老賢　譚嗣同

長安有遊俠飛鞚連錢驄短劍曼胡纓舉世難可雙借問當何往。稅駕趙城東聞有趙主父。意氣人所雄引弓衣旃裘鮮卑語亦工長跪前致詞少安子毋匆胡服豈不好其效亦已窮。

宣防迫冬日。乃在登封後。由來事泰侈。災眚輿之耦。馮夷歌以嬉。太白日見蔀。洪水與兵戎。

兩者自交紐。孰爲防川策。先戒防民口。

嶽嶽萬戶侯。不及獄吏尊。干戈既云戢。令甲遂紛紜。寥寥三章約。恢恢大度存。相國小吏耳。

購若毋乃勤。黃虞邈然逝。法以賢於人。

杳矣爽鳩樂。淒其雍門歌。百年倏巳徂。流慨當如何。朔風赴嚴節。嘉植不復華。寵利患不得。

既得哀始多。豈無一可悅。生也亦有涯。用世苟無具。雖用終蹉跎。堂堂兩夫人。淹翳同委波。

本館售報價目　週年三拾三冊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冊洋四角閱每月者報費洋四角

零售每本洋一角五分郵費一冊五厘（日本郵便局無設置之地郵費二仙）

一報費郵送之節者橫濱石川郵便受取所宛乞振込（報費郵劵代用者二割增）

諸君如有願爲本報代派處乞函致本館自當隨時付呈

一代派處概提二成作經理之費

一凡函來購報及商量報事惠賜文稿附印等事信力均請自給

本館承刊告白價目　兩行起碼　一期三圓以後每期加二圓四行六圓其餘類推　刊圖另議封面告白加倍　以上皆先付資後刊報不再減折

發行兼編輯人　橫濱居留地五十三番館　英國人　馮鏡如

印刷人　橫濱市伊勢町三丁目六十五番地　鈴木鶴太郎

發行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印刷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活版部